

拢翠庵的六安茶

楼耀福

《红楼梦》第四十一回拢翠庵妙玉请茶,贾母道:“我不吃六安茶。此话并无贬六安茶之意,只是不合年事已高的贾母而已。”

六安茶产于安徽六安,故名,清朝时为朝廷贡品。今天的十大名茶之一六安瓜片,据地方史志记载,是在清中期从六安茶中的“齐山云雾”演变而来。当地人称:“齐山云雾,东起蟒蛇洞、西至蝙蝠洞、南达金盆照月、北连水晶庵。”六安瓜片的原产地在齐头山周围、大别山北麓的金寨和裕安两地。

2016年10月,我和文友们有一次六安之行,在六安城里用餐,饭店服务员用六安瓜片泡茶招待。我稍稍一看,笑说还是泡我的瓜片。服务员打开我的小茶罐,闻到香味就说:“你的茶好。”

我瞅着服务员,问她我的茶好在哪里?六安人都懂六安茶,她说我的茶是手工做的,而饭店的茶是机制的,“而且你的茶比我们的香”。

六安瓜片外形似瓜子形,单片,不带芽梗,自然平展,叶缘微翘,采摘时须将鲜叶“开面”,之后要除去芽头、茶梗,掰开嫩片、老片,分生锅熟锅两次杀青,生锅投量不能

多,多了,叶片易粘锅。

此外与别的绿茶不同,瓜片需烘焙三次,火温先低后高,特别是最后“拉老火”,炉火猛烈,火苗盈尺,抬篮走烘,一招一步,节奏紧扣,像是在跳双人舞,火功堪称一绝。

我笑笑,心想也是招待吃饭客人,用手工制作的六安茶,成本岂不太高?饭店老板怎么会舍得?

那天吃饭之前,我们去了苏埠镇,倒是原汁原味的古镇。一家名为“三顾茶坊”的店铺有一幅已褪色的广告,书有蝙蝠洞瓜片,纯手工,店门却紧闭。我只得快快离开。

六安市区的这家饭店隔壁是家茶铺,饭后与茶铺主人交流,方知蝙蝠洞瓜片乃六安瓜片中极品。蝙蝠洞位于齐头山南坡悬崖峭壁。齐头山是大别山的余脉,海拔800余米,绿树,怪石,溪流,飞瀑,云雾,薄雨,是茶生长的好环境。蝙蝠洞因有大量蝙蝠栖居而得名,人迹罕至。20世纪50年代有茶人,为调查六安瓜片茶树品种资源,曾攀山探洞,见洞内厚积的蝙蝠粪便松软如棉,致使这块土地尤其肥腴。白天难见蝙蝠,但静坐洞中还能听到蝙蝠飞来飞去

之声,如风吹过。洞口有野茶丛,据说是蝙蝠衔籽而生。我问:“你店里有蝙蝠洞瓜片吗?”他坦言没有,称产量极少,最高时要价几千元。此时我想起苏埠镇的那家大门紧闭的铺子,我为什么不主动去敲一下门呢?我很有失之交臂的遗憾。

中国的茶太丰富。我真想去造访蝙蝠洞,只可惜那次是集体活动,身不由己。

六安瓜片的采摘期是在谷雨前后。第二年茶季,我在朋友圈见到南京有茶友实地造访蝙蝠洞,我很是心动,却被南京茶友劝阻,说那里山峻路崎岖,“你年过七旬,肯定走不了”。我只得舍弃去蝙蝠洞的念头。

明代茶学家许次纾在《茶疏》中说:“天下名山,必产灵草,江南地暖,故独宜茶。大江以北,则称六安。”明朝还有七律诗赞六安茶:“七碗清风自六安,每随佳兴入诗坛。纤芽出土春雷动,活火当炉夜雪残。陆羽旧经遗上品,高阳醉客避清欢。何日一酌中霖水?重试君谏小风团。”可见对六安茶评价都不低。

《红楼梦》中写到的茶有六安茶、老君眉、龙井茶、普洱茶、女儿茶、枫露茶、凤髓茶、杏仁茶、暹罗茶、千红一窟……其中,我们可以明确判定为绿茶的只有六安茶和龙井茶,而且出自曹雪芹笔下的唯有四十一回拢翠庵妙玉请茶中的六安茶,其珍贵由此可见。

就因为这点感觉

徐约维

来越廉价,没有一点惊喜感,没有一点盼头。“日子一眼就能看到80岁”。

很多时候,我们对另一半的失望、嫌弃,每每是因为他们没有满足我们潜意识里的诉求——虽然大多数人,包括吴红玫,都不知道自己的需求到底是什么?

直到碰到赵显坤。

吴红玫看起来好说话,其实,她对自己生活不满。无论是父母重男轻女,还是职场唯唯诺诺;以及让她在关系里越来越没有理想和自信,越越越苟且的张小北。

窃以为,吴自幼缺爱。在原生家庭,她未被父母弟弟们好好爱过。所以,遇见张小北,就以身相许。后又被赵显坤的关怀击中。

男人对她一点点好,都会被放大成光环。吴越走近,始于赵一次偶然的工作问询。于是,她们多了一层校友的身份。后来是年终聚会,赵给在门口迎宾、见冻得不行的吴,递上一件自己的毛衣。再后来是赵无意探望改革小组,吴屈膝给赵系鞋带。那场面有点窘迫,但双方都没有抽离的意愿。吴红玫有点犹豫,有点刻意,也有点小撩(撩头发),赵显坤则进退两难,不知所措。再后来,是赵送吴回家。然后,就是吴下车,仰望天空的镜头。

赵显坤唤醒了她对生活的向往。

但她不是赵显坤的菜。苏筱倒有点是。苏筱的率真率直、横冲直撞;包括用心、用力;包括创造力,才是整日被一帮不

求进取,又虚与委蛇的公司老人包围的董事长的心头好。

而吴红玫,容貌能力包括人气度,都不如“闪闪发光”(吴红玫语)的苏筱。她最多的优势,在于随遇而安的性格,以及肯照顾人,能妥协(或曰没有主见),如水一般,随形赋能。而这一点,可能也是处于尔虞我诈,高处不胜寒的赵显坤的一种情绪出口:可以放下防御机制,简简单单说说家常话,享受一下有人帮系鞋带的尊贵。

所以,她充其量只是赵显坤身心疲惫需要的某种情绪价值,而且,是阶段性的。

而她,却沉浸其中。她那种蠢蠢欲动,想入非非的样子,不知让人说什么好。

她就是那种所谓的讨好型人格——但其实,讨好背后,也是藏有很大企望的。要不然,她也不会说走就走。因为,张小北给不了她向往的日子。

讨好型人格,其实是一种蛮可怕的。在她俯首甘为孺子牛,温良恭俭让背后,不知藏多大的怨气与爆雷。窃以为,她介于老实与不老实之间,不自量力,又自作多情。

但即使是一飘而过的白云,也是她的精神蓝空,也是她内心的需要与抚慰。

也可能是很多观众关注她的深层次原因吧?因为,那是我们对生活的想入非非,那是我们内心的梦。

有点生,有点遥远,有点暧昧。我们把自己在生活里不敢做的事情,投射在她身上。

那天……

雷黎光

定了说:“老雷啊!每次看《松江报》,都是先找找有没有你的文章,你的文章和我们的经历有共鸣啊。你的文章,接地气,看了舒服,又想起了我们的过去。”

那天去兰桥食堂吃饭,70岁的老同事张老师走过来,说:“雷老师,又看了你在《松江报》的文章《母亲做的布鞋》,我原原本本读给我的母亲听,她听了几遍后,说,过去是这样的,很真实,喜欢听经历过的那些生活。”

那天全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时,区委宣传部副部长、区新闻办主任、区融媒体中心党委书记陆忠新同志看了我在《松江报》上的文章《蘸着泪水,记录着》后,在平台上发了一条留言这样说:“从这篇《蘸着泪水,记录着》的作品中,看到了松江区医务工作

者队伍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时候,表现出大无畏奉献精神的一组有血有肉的群像;看到了松江区医疗战线扎实的思想政治工作基础和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的成果;看到了松江区退休老同志们,虽然退出了工作岗位,仍时刻关注着原工作单位和全区的发展,关注着人才队伍和青年干部的成长。我读了这位比较熟悉的老同志这篇饱含热情的文稿,似乎看到了此刻他的神情和内心。”

这一个又一个的“那天”,令我感动。更让我思考的是:《松江报》的读者群体里,有不少是中老年人,他们在富裕的物质生活之中,还向往和追求精神生活的富有;在文字里寻找生命的记忆,在文字里回味激情燃烧的岁月,因为这,他们的容颜虽然有了岁月的痕迹,但他们的心里依然充满着热烈而诚挚的感情。而一个区级媒体能够得到百姓这样的追捧和热爱,更是少不了相关领导的重视啊!

难忘童年打四角

朱卫东

进攻方,手持四角,朝着地上的四角用力甩打,地上的四角如果发生翻转,就算赢了。不转,后手接着打,直到翻转为止。打四角这个游戏看似简单,其实很有学问,甩打的角度和力道都有很大的讲究,光凭蛮力是不行的。我有一次用力过猛,手指头碰在地上,擦破了一层皮,红肿了好几天。

打四角时间长了,我们总结了不少经验,攻守两端的都有。进攻时,我喜欢把衣服最下面的两只扣子解开,这样用力甩出的四角带有一股风,借助风的力量轻松

地把地上的四角翻过来。防守时,也有高招。最有效方法的是增加四角的重量,这样不容易被翻转。加重的方法很多,选用质地厚重的纸张,用多张纸折叠,还有在四角中夹上薄薄的铁片的。这样折出来的四角威力无比,甩起来,排山倒海,所向披靡;守起来,稳如泰山,“任尔东西南北风,我自岿然不动”。我们把这种四角称为“老宝”,好比现代电子游戏中的大boss。这种四角往往是压轴的,不能轻易使用,一旦失守,就宣告彻底失败。

回想起那时候,我们的学习任务并不

稻香深处

阿 屯

世上有一种芳香,蓄积着几千年无边无际、绵延不绝的乡愁,那是人们对农耕社会与农业文明的感激、寄托、怀念或者顿悟。这种香比大自然的任何一种花草树木之香都要显得平和、亲切而又高贵,它带着大地的体温、丰收的味道以及母亲般的情怀,以故乡的气息、血液的姿态,沁人心肺,深入骨髓,它是芸芸众生终生必需的营养、依靠、温暖和力量——

那种香,就是稻香!它从“一川明月稻花香”“稻花香里说丰年”之类的古典诗词中飘来,成为个性鲜明的乡土符号,仿佛思载千里的乡恋标志,时时刻刻律动着我们的肉体与灵魂,给精神以独特的体贴和慰藉。

从小到大,我都痴痴地为稻香而迷醉,说不清是因为从中看到了白花花的米,还是被稻子上千年不灭的荣光所蛊惑、笼罩,总之,我深陷稻香之中不能自拔,分明在稻香里闻到了父老乡亲们的汗水的味道,以及因大好收成带来的欢欣、幸福。每年春末夏初,秧苗新栽,稻田泛青,正所谓“雨细有痕秧正绿”。此后的每一天,老家原野到处勃发着一种生机盎然的景象,稻田里,一股股浓浓的蒸气蒸腾,那是拔节、分蘖、抽穗直至结实成熟的节奏,是庄稼生长的旋律,是草木生命的交响。每当盛夏与秋初时节,稻花盛开,万顷吐芳,“隔水风来知有意,为吹十里稻花香”。此刻,如能漫步田埂,任泥土清芬扑鼻、稻香令人沉醉,心旷神怡之中,哼一曲经典的《垄上行》,有蛙声伴奏、渠水共鸣,又何必舍近求远寻找虚无缥缈的世外桃源?

世间亿万风物,若论微小而奇特,自非稻花莫属。这细碎得极易被人忽略的花中精灵,带着淡黄似粉的颜色从争相饱满的稻穗中涨出,如同日益丰腴美熟的乡村少女羞红了脸庞暗自盘算着幸福的佳期。清人袁枚有诗说:“苔花如米小,也学牡丹开。”而在我眼中,这比苔花比米粒更



午后时光

朱蕊画

余光中先生写乡愁,充满诗情画意,“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”,“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”。对我而言,

乡愁大概就是饿了的时候想想母亲。虽然被大上海的风吹了五六年,却依然不改一个东北人的胃,每次定好回家的计划后,就开始在心里盘算着回家后要怎样地大快朵颐。

习惯了晚睡,夜半时分对着电脑手机刷屏,不知不觉地进入美食的页面,饥肠辘辘的“胃”唤起“心”,一同进入思乡的氛围中。

没想到,彼时的某种食物,某种味道,辗转经年后,却是拿来思念的。

急景流年,时光荏苒。儿时的生活,早晨是一碗白米粥,几片馒头,一碟小咸菜,搭配简单而随意。虽然清淡,但吃起来爽口,入胃贴心。尤其是小咸菜,母亲亲自腌制,萝卜,小黄瓜,胡萝卜,芥菜疙瘩,切成细细的丝或小颗粒,配上葱花点

小的稻花,才是广袤的田间真正的牡丹,只是它们以量形成无与伦比的气势,以质夺取独占鳌头的先机。“一路稻花谁是主”,它们是秋天的宠儿,在秋阳烈日之下密密匝匝、耳鬓厮磨,仿佛在呼唤昔日的镰刀和现代的收割机,让人在稻香里嗅见了稻谷之香、米饭之香,生活之香、岁月之香。

多年来,我始终固执地以为,稻香是乡土之上生生不息的灵魂之根、精神之源,它就像另一种纽带,连接着亘古不变的情结,那是对故乡的眷念、对从前的回忆。在我远离故土、蜷居城市的日日夜夜,我总会在文字里寻找一片稻田、催生一片稻花、珍藏一片稻香。如果说,稻麦五谷以及瓜果蔬菜,如同生我养我的母亲的乳汁,那么稻花、稻香之类就是联结在乡村与我们之间的脐带,是我们灵与肉之上永远无法去除的胎记。

“红蓼影落前池净,绿稻香来野径频。终日官闲无一事,不妨长醉是游人。”有趣的是,台湾当红歌手周杰伦2008年曾创作并演唱过一首歌叫《稻香》,还获得过年度金曲奖。歌曲虽充满顽皮、逗趣的意味,却也不无人生的哲理与启迪。“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,微微笑,小时候的梦我知道,不要哭,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,乡间的歌谣永远的依靠,回家吧,回到最初的美好……”我想,稻香成河的乡村才是真正有血有肉有精气神的乡村,同样,只有经过稻香沐浴或者洗礼的人才会淡化名利、感到知足,最终拥有重情重义的内心和灵魂。让稻香、萤火虫以及乡间的歌谣等一切乡土的音符、意象,伴随着我们童年的梦想,一起飞翔,并成为我们一路前行的依靠和动力,这也许就是所谓的“最初的美好”吧!

英国浪漫派诗人济慈在一首题为《蝴蝶与蚰蚴》的诗中写道:“大地的诗歌,从来不会死亡。”稻香深处,藏着人类和乡土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,谁能怀疑,那就是故乡的大地上一首永不死亡的诗歌呢?愿我等凡夫俗子及所有浑沌之身,都能在稻香深处觉醒甚至羽化,从此对包括稻香在内的故园草木、人间芳菲理解懂得、感激涕零。

華亭風

孙伟安书

胃知乡愁

小夏

级,美味极了。

在我“失落”大上海的这些年,每天忙得没时间做早餐,所以一直留恋这种简朴

的生活味道。每当我想吃家乡菜的时候,一定是想家了。先是和朋友抱怨吃不到酸菜白肉锅、小鸡炖蘑菇,然后再打电话给母亲,必定是饭点儿的时间,必定要问母亲吃的什么,好像母亲的饭菜香能顺着电波传过来似的,以解相思之苦。这个时候就特别想回家,马上,立刻。

回想起曾经倚着门看母亲熬猪皮冻的情景,看着她打料,耐心地熬,凝固之际绝对是“见证奇迹的时候”。等有一天,我心有了安放的所在,大概会开始孜孜不倦地复制母亲的味道吧。

我常常想,如果时间能倒流该多好。母亲包的香椿饺子,夏天里焖的河鱼,秋天制的萝卜干,冬季腌的酸菜,那时候我和妹妹都没有离开家,一放学就钻进厨房问吃什么。如今妹妹也和我一样,总会有一些日子,想家乡菜想得“肝肠寸断”。

去年到厦门旅行,走在中山路上,忽然听见一个女孩大声打电话:“没想到这里有酸辣粉卖,味道简直一模一样!”不知道女孩是不是个游客,反正她找到了想要的味道,是不是也在辣椒与油升腾的瞬间想起远方的家乡?

我知道,我们感叹的不光是食物的美味,还有时间的味道,历史的味道,人情的味道,故乡的味道,记忆的味道。我们的胃,也是一部时光机,是记忆的存储器,人间烟火里的人情冷暖,别有一番滋味。

记忆的另一头,我们仿佛看到祖先、父母、兄弟姊妹,激扬的岁月中有他们熟悉的身影,一个个思乡的故事才有了更多的意味,在我们心里蜿蜒成一道清流,怀念并感恩这个世界给予我们的美好。